

儿子小的时候，父亲很大，是一棵大树，一座高山，甚至是一整个的天。

儿子在蒸蒸日上地一天天拔节上长，父亲的长势却无可避免地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历史性地长停了，眼瞅着儿子与自己比肩而立，眼瞅着儿子超过了自己，心情便阳光般地灿烂。只是习惯了搂着儿子肩膀行走的手伸过去却要高攀或下滑时，心里会倏然有一丝失落伴着欣喜。儿子大了，父亲却正在加速老去，这也是人生之必然。

儿子大了，父亲却小了，小的不仅是个子，还有心态。当儿子从咿呀学语，踉跄学步，撒娇贪玩到突然就关心起老人，突然就有了责任感，突然就没有一丝预兆地为父母避风挡雨，开心的父亲渐渐就有了如释负重的感觉。责任的交接互换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就完成了。儿子成了父亲心中的大树，高山和昊天，于是在放心惬意中老去与小去，老小老小，是人生的必然也是幸福的外现。

曾经的我，无数的心事总会也会向父亲倾诉，学习的难处，成长的烦恼，兴趣与爱好，信仰与情感，所

有的倾诉都会得到合理且令我信服的指引，父亲那时是自己心中的圣人，保护神和百科全书。我是在一个寒冷的初冬的早晨，在瞬间悸动中感受到父亲正在老去。那时我已在读高中。对父母的依恋与挥之不去的饥饿感总是驱使我有空便想奔回乡下的家中，在狼吞虎咽包谷、洋芋的畅快中享受饱的美妙。每次回去父亲总要在第二天凌晨早早地送我出门归校。那是一个初冬的凌晨，寒风刺骨，有微霜，父亲一如既往送我走出了家门，又走过了两个村庄，天麻麻亮了，他说你走吧，没事了，我今天上午还要回去讲两堂课。我说好的，便一如既往迈步前行了。走了二三十米，突然心中悸动，感觉父亲并没有走，还在看着我，我放慢脚步猛一回头，心灵感应奇迹，血脉联通心意。父亲在渐亮的晨光中挺立着正目送着我，向回头的我挥了挥手。寒风轻拂着他早白的头发，我的目光异常清晰地落在了他更加清晰的满脸皱褶上，泪水瞬间崩落。曾经因父亲的严厉而蓄积的幼稚的仇恨顿时灰飞烟灭。大爱无言，即便到了今天，我也不知该如何表达斯

时的心境。但突然就明白了，父爱如山如海，严父慈父都是爱。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却纯净了我的心灵。父亲是我们背靠的大树、高山，是温暖包容我们的天空，是此生不可或缺也不会消失的精神依靠。他风中的白发是爱的昭示，也是我悸动的心源。父亲老了！我们的成长是以父辈的操劳衰老为代价的，而我们的成长却再也换不回父辈的年轻。当父亲的身影终于走出我的眼帘，我突然狼嚎一般哭了，惊起了不少睡鸟在丛林间扑腾扑腾地狂飞。从那以后，我会流泪，但不再哭。父亲已用衰老的代价，换来了我的长大。

大学毕业，我最初在党校任教。突然一天凌晨，父亲早早就敲响了我单身汉宿舍的破门，一脸郑重地说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我商量一下，其实那是一件小得我至今也没法再想起的小事。然而这一天早晨成了我成长的里程碑。父亲真的老了，我成了父亲心里的依靠，我必须担当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于是我终结了身心的流浪，结婚、生子，进入了命运为每一个男人准备好的轨道。我看到父亲笑了，如释负重。

儿子是正午降生的。当我在医生的引领下走进妇产科的育婴室，其中一个婴儿突然异常响亮地唱响哭声，一种亲切与温暖瞬间溢满心胸。这肯定是我儿子，血脉亲缘与心灵感应让我们无须介绍便相拥在一起。医生惊奇地说没错，你抱的就是你儿子。我说我知道。这是真主对我所有美好愿望和所有做对的事的最大恩赐与回赏。望着肉乎乎的儿子，想着精疲力竭的妻子，那一瞬间眼里突然涌满泪水。儿子让我升级成了一个父亲。

经历了育婴的艰难，没经验、没帮手、没钱；经历了培养的艰难，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大学，要找学校、沟通老师、要培养他的兴趣爱好；经历了爱的不易，担心身体、担心健康、担心成绩、担心变坏。在严与慈之间蹉磨，在希望与失望的蹂躏中高兴、悲伤、幸福、失落。曾因儿子打篮球不幸跌断了

父与子

■ 铁云峰

